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六回 唐燧子活捉麻亞裡 賽活猴會戰神力牛

唐鐵牛由樹林裡蹦出來，站到大道當中，擋住麻亞裡的去路。麻亞裡當時腦袋嗡的一下子。啊，這不是唐鐵牛嗎？他在亂石山八角寺被長老綠袍僧的人把他殺啦。他怎麼又活了？是人呢，還是鬼呢？麻亞裡半天沒說出話來。唐鐵牛說：「麻亞裡，你還我的件命！」

麻亞裡說：「唐燧子，你不是死了嗎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死了？我告訴你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沒死，被人把我給救了。麻亞裡，這回你還跑得了嗎？你這個交趾國的奸細！」

唐燧子由地下，「扔——嘯！」就蹦起來了。蹦起有一丈多高，衝著麻亞裡就撲了過來。他把麻亞裡往懷裡一抱，「撲通！」兩個人一塊兒都掉下了戰馬。唐鐵牛把麻亞裡按到地下，由麻亞裡的身上，解下了他的絲縲，準備把他胳膊往下背好綁起，就在這個工夫，唐燧子一眼沒照料到，麻亞裡從懷中掏出來蔡京給哈天棟寫的那封信，團巴團巴往嘴裡一塞，他給吃了。麻亞裡把這封信給吞下去了，唐鐵牛再想往外摳，那還來得及嗎？把唐鐵牛氣得直罵：「這小子！」「咔咔」，把麻亞裡給綁了個結結實實。

「哎喲，哎喲！」這個繩啊，都要勒到肉裡頭去了。唐鐵牛照定麻亞裡「啪啪」一頓嘴巴，一會兒的工夫，麻亞裡吃胖了。怎麼？被唐鐵牛把嘴巴子打腫了。唐鐵牛說：「你認為把信吃了，這個事就算完了嗎？你吃了信，吃不了人，有你在什麼事都好辦，都能夠弄清楚。」唐鐵牛哇，把麻亞裡身上的藍衫撕下一塊，給他塞到嘴裡頭，用個繩給他係好嘍，然後，把麻亞裡的褲子給他脫下來，把他腦袋給套上，唐鐵牛就把他綁到馬鞍橋上，燧子也上了馬，帶著麻亞裡，「嘎拉...」繞道又回到了東京。

唐鐵牛怎麼沒死呢？原來要殺他那個人，把他放了，那人殺了一嘍兵。推屍山潤，回去交差。唐鐵牛始終不知那人是誰。

唐鐵牛先到駙馬府，把麻亞裡交給了駙馬千歲呂剛。

駙馬說：「我跟八王千歲商量商量，準備三堂會審，審問麻亞裡。鐵牛哇，關於童貫的事情，萬歲還得繼續追在，糧草車昨天已經都走了，三千兵押著糧草。萬歲呢，還賞給前敵將士瓶酒方肉，到前敵上去犒賞三軍。」

鐵牛說：「駙馬千歲，我也得回去了。第一呢，糧草車在路上，我不放心；第二，我人在東京，心在前敵呀。尤其是我兄弟周景龍被外國公主哈羞花拿去，現在死活還不知道呢。」

駙馬說：「那你就走你的吧，朝裡的事情全由我來辦。」

鐵牛又把藏軍山漏網賊人現在聚集到亂石山八角寺的事跟駙馬說了。「東京汴梁要嚴加防守，那我就走啦。」

唐鐵牛辭別了駙馬呂剛，離開了東京汴梁，騎著一匹快馬，就奔前敵上來了。唐鐵牛在半路上就追上了糧草車。為什麼呢，他一個人騎著馬走的快，糧草車和三千兵走的比較慢。唐鐵牛與押糧官員共同押著糧草車，來到了九江。到九江城外一看，唐燧子就發愣了。「啊，我們大營哪去了？我兄弟阮英呢？怎麼營盤不見了？唐鐵牛當時就冒汗了，先別著急，鐵牛催馬往前邊又看了看，一看九江城城頭上掛著宋朝的大旗。「哎呀，我軍得勝了，這是啊，把九江給拿下來啦，城頭上掛著我們的旗號哇！」

燧子帶著糧草車來到城門附近，把後邊三千兵扎住，他自己催馬來到城門跟前：「啞，我說門軍哪，快把城門開開，我是三將軍唐鐵牛，帶著糧草車到這啦。」

「噢，三將軍回啦啦！」

宋兵把城門開開，吊橋放下去，唐鐵牛帶著這幫人，押著糧草車，就進了城了。唐鐵牛吩咐這三千兵啊，全紮到校軍場，把糧草車呢，也送到校軍場去，然後。大伙休息。

唐燧子騎馬來到中軍帥帳之外。甩鎧離鞍下了馬，門軍裡頭稟報阮英，阮英里面加請字，有請唐將軍。燧子進來：

「元帥，一向可好哇？」

阮典說：「三哥你回來啦，快請坐吧，一路上你也辛苦了，聽說糧草車已經進城了。」

「對，我把他們安排到校軍場了。這回帶來的糧食，都是上好的米麵雜糧，萬歲呢，還賞賜我們很多的瓶酒方肉，來犒賞三軍呢，知道我們前敵上仗打得不錯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三哥，那麼今天我就殺雞鴨，宰牛羊，犒賞三軍。三哥，你押運糧草到這兒也很辛苦，我呢，也算給三哥你慶功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兄弟呀，我回朝的路上啊，還碰見一件巧事呢。」唐鐵牛就把怎麼樣遇見麻亞裡的事情，跟阮英說了一遍。唐鐵牛又問：「兄弟，你們佔領九江幾天啦？」

阮英說：「我們進城已經好幾天了。二哥你走之後，眾三年一口同音，一定要拿下九江，大家拼死奮戰。齊心協力搭雲梯爬上了城牆，把九江拿下，番兵被我們給打跑了，咳，我哥哥周景龍也被他們帶走了。」

「根據現在情況看，元帥可能還沒死吧？」

阮英說：「據我掌握的情況，可能還沒有死，我們準備一半天，兵發鐵甲關，聽說番兵人馬已經退到鐵甲關去了。」

「好吧兄弟，不管怎麼說，咱們先喝酒。」

阮英在這犒賞三軍，弟兄們呢，在中軍大帳裡面，也擺上了幾桌酒席，哥幾個推杯換盞，正在這吃喝呢，外頭進來一名士兵。

「報，稟報元帥，南門外來了番邦一名番兵，說到城裡頭，要見元帥前來下書。」

「嗯？」阮英一聽怎麼著，交趾國派來一名番兵，來給我下書？其中定有緣故。「來呀，把殘席撤下！」

點鼓聚將，軍官將校一個個來到帳中聽令。

阮英坐在桌案後頭吩咐：「來呀，把番兵帶進城中，叫他進帳。」

一會兒的工夫，軍兵又來報導：「番兵現在帳下。」

「把他帶進來。」

進來的兩名宋兵，推著一個番兵。阮英一看，這個番兵也就在30多歲。「來，把他綁繩鬆開！」士兵把繩子給他鬆開了。

阮英說：「兩國開兵，不殺來使，我就是南路招討使阮英，阮元帥。」

這名番兵抬起頭來看看阮英，「撲騰」給阮英跪下了，「南路招討使阮英，我給您叩頭，我是奉我家太子之命，給您下來一封書信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好，把書信呈上來。」阮英打開這封書信一看，是這麼寫的：

阮招討使帳下：

貴國徵南元帥陳景龍，現被俘於我軍之中，貴國必盼其歸，我軍願成此事，只是有往有來，方成事理，故而定於三日後，於鐵甲關北，鐵佛寺中，願於招討使一會，共同商討交換人質之大計。如能光臨，不勝欽佩，如不能應邀，也望賞函，地窄人稠，少帶兵將。限百人之內，可也。交趾國大太子，徵北大將軍。下邊落款哈雷。年月日時。

阮英看完了這封信，眼珠一轉悠，嗯，聽說過這個哈雷呀，人送外號「神力牛」。說他力大無窮。他既然派人來下書，說不定這裡頭有什麼陰謀詭計。不過，為了我哥哥周景龍，我不能不去呀，我們弟兄隨機應變，看事做事，見景生情，對！阮英「啪」把書信翻過來，拿過一管筆來。將墨研濃，將筆告飽，「刷.....」在他這封信後面，阮英寫上了幾個字：修書不及，照書行事。

「啪！」把書信往下一扔：

「拿回去吧，三日後我定到鐵佛寺。」

「多謝阮招討。」

番兵揀起書信，宋兵押著他就走了。旁邊眾弟兄，一個個看著阮英，還沒等說話，阮英跟弟兄們說：

「弟兄們，鐵佛寺我們一定要去，看起來到那肯定有一場惡戰哪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兄弟，你考慮沒有，他跟我們的人數，百人之內，兄弟。咱們可不能上當啊。」

阮英說：「四哥，我挑選這百十個人，都是能兵上將，再加我們的弟兄們，就是火海刀山，我們也要敢蹬敢跳。」

就阮英這個脾氣，他能說不去嗎？再者說，救他哥哥周景龍的心盛，弟兄們在這研究了一陣。最後呢，是這麼定的：叫徐文彪代掌帥印，鐵金定、鄭翠萍兩位嫂嫂和鄭猛熊也留到九江城裡，這兒十萬兵交給他們幾個人掌管。

阮英說：「我帶著咱們其他的弟兄出城，我們先走，你們後走，咱要秘密行動，三十萬大兵啊，離鐵佛寺不要超過五里地，不要放炮安營下寨，我們身上呢，也帶著信炮，到鐵佛寺之中，萬一裡邊要有差錯的話，我們點著了信炮，你們聽到信炮的聲音，立刻援助。」

「好吧，就這麼辦。」弟兄們商量好了。

第二天，阮英帶著弟兄們，全騎著馬，就離開了九江。阮英帶著大哥尉遲霄，二哥孔生，三哥唐鐵牛，老五時長青，老六花雲萍，還有老疙瘩金貴，百十多人哪，全是馬隊，就來到了鐵佛寺。

阮英到了鐵佛寺附近，看了看周圍的地形，四面樹木琳瑯，大廟是青堂瓦台，山門緊閉。門口呢，站著兩個門軍。阮英一看這鐵佛寺倒很壯觀哪。「吁！」阮英勒住馬：「雲萍，上前叫他們開門，就說咱們到了。」花雲萍衝著門軍說：「哎，你們趕緊到裡頭稟報你們皇太子哈雷，就說我們南路招討使阮元帥到。」

番兵進去，不大會兒功夫，山門大開，由裡頭出來五六名番兵，當中這個人哪，真是出乎人的意料，把大伙都嚇了一跳，這就是皇太子哈雷，哈雷身高將近一丈三尺，兩個眼珠子往外努努著，鼻子翹鼓鼓著，耳朵扇扇著，面如熟蟹蓋——就像那個螃蟹煮熟了那個色。大厚嘴唇，巨齒獠牙，上身穿著虎皮坎肩，露出的胳膊上全是紅毛，下邊哪，是牛皮短褲，矮腰的靴子，這個人是五大三粗，光頭沒戴帽，頭上挽著牛心髮髻，真森人哪。這個個兒，誰也沒見過，阮英一看，就是我大哥二哥，哪個幾跟他比也得差半頭啊。花雲萍來到前邊看了看。當中這個大個子：

「你就是皇太子哈雷嗎？」

「不錯，正是我，哪位是南路招討使阮英啊？」他聲音象銅鐘一樣，嗡嗡地。」

花雲萍說：「這位就是我們南路招討使。」

「阮元帥，我哈雷迎接來遲，望乞海函啦。」

阮英跳到了馬下：「您就是皇太子哈雷嗎？」

「不錯，正是。」

阮英說：「我應邀而來，何處敘談？」

哈雷說：「還是請到鐵佛寺吧，裡邊請。」

阮英帶了眾弟兄跟他進了鐵佛寺，走了好兒層院子，最後來到大殿外面。

鐵佛寺裡正殿在當中啊，外頭很寬闊，在鐵佛寺大殿廊簷底下，擺了一溜桌子。後邊有一溜椅子。哈雷一拱手：「阮招討請來上座。」

阮英坐下，哈雷陪著在後邊也坐下了。阮英先說話：「皇太子哈雷，您的書信我已看到了，對於我們元帥

陳景龍之事，不知有何打算？」

哈雷說：「阮招討，我是這麼想的，兩國開兵，只分勝負。不在殺人，你們的元帥陳景龍雖然被俘在我們營中，我們並沒有傷害他，就連根毫毛都沒有動他，今天把你們請到這呢，聽說你們中原大國武術高明，尤其是阮招討，聽說是綠林出身，武藝高超，我打算長長見識，跟你們比比武藝，你們要是打敗了我『神力牛』哈雷，我呢，就把你們元帥交給你們，不但說把元帥給你們，我還寫降書投降。可話又說回來了，那麼你們要是敗了呢？阮招討，這得您說了。」

「皇太子哈雷，如果我們要足比武敗北的話，我立即退兵！」

「那好，來呀，我就請你們下場了。」

「神力牛」哈雷由打座位上起來，來到比武場當中一站，旁邊過來幾個番兵給他抬著牛頭鏡，哈雷把這一對短柄牛頭鏡往兩旁一分：「哪位請過來吧。」

雙頭太歲孔生一看，就是我的個比你矮一點吧，我也屬於猛將啊：「兄弟阮英，我先試試他。」

孔生拿著大斧子，走到前面：「小於，來，咱們兩個人比畫比畫。」

皇太子哈雷一看，這個人怎麼兩腦袋呀？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雙頭太歲孔生，身為宋朝營中副先鋒官。」

「嘿，對了，我聽說過有這麼一位。那好，請吧。」

雙頭太歲孔生，拿著這把車輪板斧舉起來：「小子，劈你的腦袋！」大斧子就剃去丁，「神力牛」拿著這對短把牛頭鏡，開！孔生斧子趕忙回來了，沒敢碰「神力牛」的短把牛頭鏡。

孔生心想：這小於外號不能白叫，胳膊象小樹似的，手指頭象棒槌一樣，這對牛頭鏡我剛才估計了一下，起碼有二百上下斤，我的斧子要被他的牛頭鏡給碰上，非被他打飛了不可呀，我得躲著點。

孔生大斧子，「悠！」把斧頭搬回來，搬斧頭，現斧攥。「噹！」斧子奔他腰又來了。

「神力牛」哈雷用他的牛頭鏡，開！往外招架，孔生跟他打了也就三兩個照面，光叫「神力牛」有招架之力，沒讓他有還手之工。心想：他要往下一砸我，我往外還手一架，我非吃虧不可呀。

孔生這打著，阮英眼裡看得明白，「神力牛」不但力氣大，腿上的功夫也不善，一看人家閃展騰挪，還很靈利呀，肯定他還練過輕身術。根據他武術這個招法，接近我們中國的武術，可能他受過名人的指點哪。

阮英正看著呢，孔生的斧子再剁「神力牛」，開！

「當！扔——咕咚！」把孔生的斧子給打飛了。他擺牛頭鏡剛要打孔生，「小於，你著鞭！」沒等孔生回來，尉遲霄就過去了。擺著十八節虎尾雙鞭，奔他就砸去了，「神力牛」又往外招架：「朋友，休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呀，軍營裡正印先鋒官，尉遲霄。」

「神力牛」往外招架，尉遲霄擺雙鞭跟「神力牛」就戰到了一處……

「神力牛」這對短把鏡真是厲害呀，就尉遲霄這個塊，就尉遲霄這個勁頭，一般的人都不行啊。尉遲霄也算是常勝將軍哪，今天跟人家對上可就不行了。打了也就十五六個照面，尉遲霄身上全是汗啦，虎口也破了，手腕子也麻了，這個鞭拿的，很吃力了。

阮英一看不行，我得過去，我再不過去，我大哥就要吃虧啦。

正這個工夫，「神力牛」短把鏡往一處一併，照定尉遲霄，嗚——就砸下來了。

尉遲霄手中拿著十八節虎尾鋼鞭，開！沒敢正著下，稍微斜著一點，「當！」這斜著點能借點勁呀，如果正架，尉遲霄也就架不出去了。「神力牛」把銃一撤，「好樣的，不愧是前部正印先鋒官。」